

20160104 新聞面對面 黃國昌相關部分

黃國昌：因為剛明賢兄跟姚老師都講到有關於社會科學，那個民調統計抽樣，不過我覺得姚老師剛剛講已經講到關鍵了，就是說我們沒有一次的投票率是100%的，所以你把現在沒有表態的再換算回來的時候，事實上你要考慮到說投票意願的問題，有些人當然可能偏藍偏綠會選擇刻意不表態，那個可能會隨著客觀的情勢推估會不太一樣，那在不同年齡層當中，他們其實對於他們自己在現在接到家戶電話民調的，其實年輕人一般而言，他是比較不太喜歡在這個時候透過家戶電話把他自己的政治意向在這個時候揭露出來，所以你有時候看民調數字會發現說，年輕人其實不表態率是高的。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黃老師光是看到什麼主席故鄉保衛戰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緊繃。

黃國昌：沒有，因為剛剛其實很多來賓都評論到我的選區，我自己是當事人，所以我覺得不要，我自己講怎麼講都很怪，不過我自己在看待這次選舉的時候，雖然大家都覺得說現在總統的選舉態勢滿清楚的，但是我覺得那個票數還是有意義的，當然我之前已經表態過說我支持蔡英文主席，這沒什麼好隱瞞的，所以我就比較集中的講就是說蔡主席她拿到的票所代表的意義，當然在形式上面大家會去看說她會不會跨過2008年馬英九先生所拿到的765萬票，我為什麼會提這件事情是因為說讓蔡主席在這次選舉當中能夠拿到比較多的票，對於臺灣未來而言是重要的，因為每次的選舉當中，選民的投票的那個行為跟結果事實上是對於一個新的政治領導人，某個程度上是給他一個授權，我給你這樣子的授權，讓你去做必要要推動的改革，而臺灣目前所面臨的改革，我老實說有很多都不是很容易做，我們簡單舉個例子，譬如說年金制度的改革，我相信年金制度的改革各個政黨大家都支持，最起碼現在在檯面上面說是這樣子說，實際的行為是什麼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年金改革難度這麼高的事情，你能夠要做出來的話，事實上那個政治領導人他必須要有很強的授權，真的把這件事情做出來，然後利用他在選後的那段可能享受的所謂的蜜月期或者是黃金時期，就是剛就任以後的那段時間，趕快把最困難的改革把它衝破。

第二個部分是說，剛剛提到有關於就是國民黨最近所打出來那個廣告，我事

實上我比較善意的解讀就是說，我也不覺得國民黨想要刻意的去挑起世代對立，因為這樣子的世代對立對國民黨而言其實沒有好處，他們真的只是想說把年紀比較大的比較年長的，現在表態率比較低，或者是覺得要出來投票意願比較低的，希望能夠促使他們盡量能夠出來投票，我相信目的大概只有這個。

但是以那個廣告的內容，就是說看了真的會導致現在在網路上面很多年輕人在評論說去挑起世代對立，會出現這樣的評論其實不能怪別人，那其實我們冷靜的想一想是說，臺灣其實花了好久的時間，我覺得走到現在我們才開始慢慢的從過去的那種本省外省之間的對立跟情結慢慢的走出來，因為可能在我大學的時代，大概是20年前，那個時候大家常常會在講本省人外省人，甚至還有很多協會是以什麼外省人協會這樣子的名義去成立的，但是你發現20年以後到現在的臺灣，最起碼在我周遭的人，特別是在年輕人，其實大家已經越來越去用那樣子的詞彙去指涉一個特定的族群，那我會覺得這某個程度上代表了這過去20幾年來我們大家在這件事情上面共同的努力慢慢走出來。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千萬不要讓我們現在在討論對於世代正義價值的追求以及跟世代正義的政策有關係的改革把它弄成了是一個世代對決，這樣子的話對於臺灣接下來，不管是哪一個政府他要上，誰要執政，然後在國會裡面要怎麼樣推動改革，事實上都不是一件好事。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黃老師要不要很簡短的回應一下剛才光芹特別講說你們難道支持就不會懷疑任何黑箱的問題嗎？

黃國昌：沒有，我大概這樣講，就是說時代力量作為一個獨立的政黨，那我們自己在每個議題上面有我們提出很清楚的政策訴求，那我們提政見的方式有一個特點就是我們知道我們是要進國會的，所以每一個訴求後面都會跟一個法案，那這個法案裡面要怎麼定，時代力量都很清楚的講，那我們現在在整個區域選舉，因為有區域選舉的邏輯嘛，所以跟民主進步黨的朋友是保持一個合作的關係，但是我們很清楚的知道說，在我們目前憲法的架構下面，國會要扮演的角色是監督行政權的作用，所以我們未來進入國會之後，選民都可以把我們的政見拿出來檢驗說，那你當初是不是按照你提這樣的標準來進行蔡英文政府的檢驗，因為這個政黨接下來還要繼續延續下去，如果我們在這一次欺騙了選民，沒有去信守我們對

選民的承諾說我們在這些議題上面立場是怎樣，那我們就等著下次選舉的時候被選民唾棄。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黃老師我們光是看到現在真的是已經出現像這樣的氣氛，就是不管蔡英文是好還是壞，現在大家只想換，會是這樣的氣氛嗎？

黃國昌：當然整個臺灣社會覺得應該要邁入一個新的紀元，期待新政治新國會，我覺得這個社會氛圍非常強，剛剛光芹姐所提出的訴求其實我滿了解的，就是說她那樣子的要求不能夠說是太過分或者說是錯，就是說她期待蔡主席說那你最起碼你要給我一個baseline，就是你要給我一個基準，我知道你現在會上了，但是你要給我一個基準我2020好檢驗你說你是不是有做到，我完全可以期待光芹她之所以會提出這樣的訴求，不過我必須要講就是說，因為在客觀的現實上，可能選戰之間，實力真的差距是有一些明顯，所以中國國民黨的候選人他並沒有給民主進步黨那樣子足夠的壓力，第一他要說你一定要把很多事情講得很清楚，你如果講不清楚的話，我們票可能不會投給你，就是說以現在客觀的情勢是這個樣子。

當然從我們自己時代力量的角度來講的話，我們的做法是把我們的訴求，把我們認為該做的事情，包括年金制度的改革，所得替代率應該是多少，我們很負責任的把我們的看法提出來，當然未來如果有機會進入國會的話，我們就是代表支持我們的選民進去執行這樣子的一個民意。

第二個剛剛因為談到經濟發展這跟臺灣過去這幾年發生的事情很有關係，所以我大概畫了一個表就是說，臺灣過去這幾年經濟有沒有成長？有，一定有成長，但問題是實質薪資沒有，這樣子的線，這條是GDP，這個是時間軸線，它有沒有成長，有，但是實質薪資，我講的是實質薪資大概，當然有人說倒退，有人是微幅的增加，但是我覺得比較持平的說法是即使有微幅的增加，在物價跟房價雙雙飆漲的情況之下，不僅是讓人民無感，甚至覺得痛苦。

那這個是我們現實現在所面臨的狀況，那下一任的新政府他可能著眼的不是只有說我們的GDP怎麼樣成長的更快，下面這條線才是很多年輕的世代，特別是剛出社會年輕的世代，他們所面臨非常現實的問題，這個是下一任不管是蔡英文

她所組成的執政團隊還是我們新的國會都必須要去非常嚴肅看待的問題。

主持人：因為老百姓感受不到我就沒有辦法去投你。

黃國昌：剛剛那個主持人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就成長的到哪裡去了，大家都在問這個問題，這個就牽涉到馬總統他在這一次元旦文告當中，因為很多人覺得他用那些冰冷的數字，看了讓人家沒有感，就看不下去，但是我剛好，雖然我唸法律的，但是我做的是實證研究，我一天到晚在跑統計，所以我對數字是很有感覺的，他看到了，他講的那個數字，他用貧富差距，他貧富差距的那個數字，他事實上是把10月10號他在國慶的時候他的文告，就是說馬總統他去年國慶的文告跟元旦的文告這兩篇講稿，我事實上是從頭讀到尾，我全部都把它讀完了，在去年馬總統講到在國慶的文告上面講到貧富差距的時候，他說是過去幾年最好的，但是我一看到那個文告以後，我馬上就引我們官方統計的數據，而且是中研院做的研究，我們前5%的家戶所得跟最後5%的家戶所得，馬總統上任那一年是65倍，到2013年14年的時候已經到99倍，那中間的這個差距就回答了剛剛主持人他所回答的問題。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就是馬總統他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他不能夠說好像用比較粗的基準，然後把那個問題被蓋掉，就是說我們就是要誠實面對問題，那現在這個現象發生了，你因為當如果你沒有辦法誠實面對問題的話，那你就不用解決了，因為從馬總統的眼睛來看是我們貧富差距是可以的，那如果他主觀認為是OK的，那當然就不會想要去怎麼解決了。